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风云际会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朱 秋
徐晓飞

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党力图挽救革命的一次大会

总结了四大以来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第一次明确了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首次建立了党的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制度

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土地革命”的旗帜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丛书主编：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刘会军 刘 敏



风云际会

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册主编 ◎ 朱 秋 徐晓飞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朱秋，徐晓飞主编.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2.10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ISBN 978-7-202-06976-9

I. ①风… II. ①朱…②徐… III. ①中共五大（1927）—史料

IV. ①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8165 号

丛 书 名	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丛书
丛 书 主 编	张静如
丛书副主编	刘会军 刘 敏
本 册 书 名	风云际会：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本 册 主 编	朱 秋 徐晓飞
选题 策 划	马千海
责 任 编 辑	王 静
美 术 编 辑	李 欣
封 面 设 计	红汇·一品
版 式 设 计	宋晓璐
出 版 发 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4 000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2-06976-9/D·686
定 价	32.00 元

|| 目录

CONTENTS

◎ 大会纪实 / 001

陈独秀的报告长达5个小时 / 002

瞿秋白的质问：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 004

毛泽东的提案遭到拒绝 / 006

蔡和森、任弼时对陈独秀的批评 / 008

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 / 009

◎ 重要文献 / 013

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领导机构 / 014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 014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 / 023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五一”节纪念告世界无产阶级书 / 031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为“五一”节纪念告中国民众书 / 033



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 / 036

土地问题议决案 / 043

组织问题议决案 / 050

职工运动议决案 / 052

对于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决议案 / 060

⑤ 中央政治局新成员简介 / 063

周恩来 / 064

李立三 / 066

⑥ 大会精神解读 / 069

中共五大上的民主集中制 / 070

中共五大上毛泽东的地位变化 / 072

中共五大第一次创建了党内专门监督机构 / 073

中共五大在党的建设上的成就 / 073

⑦ 热点聚焦 / 081

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 / 082

鲍罗廷与中共五大 / 095

罗易与中共五大 / 106

国民党中央代表出席中共“五大”始末 / 114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六大关系的比较研究 / 120

中共五大创设检察委员会评析 / 135

中共五大创设党内监督机构的初步探索及其影响 / 145

◎ 代表风采 / 155

蔡和森与中共五大 / 156

中共五大代表罗亦农亲手制作的木拐杖 / 164

回忆大革命前后——陆定一谈中共党史（之一） / 166

中共五大代表雷晓晖 / 175

◎ 五大后的重要会议 / 181

1927年5月12—13日，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代表联席会议 / 182

1927年6月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 183

1927年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 185

1927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 / 186

1927年7月3日，中央扩大会议 / 188

1927年7月13—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 189

八七会议 / 190

十一月扩大会议 / 194



大会纪实

- ⑤ 陈独秀的报告长达5个小时
- ⑤ 瞿秋白的质问：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 ⑤ 毛泽东的提案遭到拒绝
- ⑤ 蔡和森、任弼时对陈独秀的批评
- ⑤ 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

陈独秀的报告长达5个小时*

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隆重举行开幕式。该校校长王觉新特意身着西装，春风满面地出来招待来宾和众位代表。

出席五大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夏曦、苏兆征、向警予、蔡畅、杨之华、王若飞、郭亮、易礼容、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5.7万多名党员。他们肩负挽救革命的重任，带着工农大众的企望，从四面八方，来到白云黄鹤的故乡。这是民族精英的聚会，这是民族希望的寄托！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等出席了大会。国民党代表徐谦、孙科、谭延闿等也应邀出席。苏、英、美、法等国的共产党代表也应邀出席了大会。

开幕式主席台上高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陈独秀主持会议，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接着致开幕词。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讲了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祝词。工会、学生会、青年团、童子军的代表也先后致词祝贺。

五大主席团成员为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罗章龙、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大会设立的政治委员会由陈独秀等13人组成，瞿秋白为秘书；土地委员会由谭平山等10人组成，毛泽东为秘书；职工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等9人组成，邓中夏为秘书；大会秘书处由蔡和森、张太雷等5人组成，蔡和森为秘书长。

为了防止反动派的袭击，五大的正式会议是秘密举行的，武昌的大会只起烟幕作用。第二天，武昌高师第一附小就没了代表的踪影。大会的正式会议是在汉口济生三马路的黄陂同乡会馆举行的，而且从开幕式至大会议程真正开始，

* 选自唐正芒：《黄鹤知何去——中共五大纪实》，《党史博览》2002年第6期。

中间还隔了几天。

实际开会的地点——黄陂同乡会馆，呈长方形，一头开着大门，一头是三间平房，中间是大厅，布置成会场。右边房间是秘书处办公的地方，可在里面油印文件。从大厅至大门隔着一个长方形院子，当中有一条鹅卵石小路。两旁是草地，草地之外就是围墙。大门旁边住着警卫。门外一片荒地上，天天有唐生智部下的士兵在操练。不难看出，此处是个安全僻静、适合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

五大会场的主席台上并排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旁边墙上张贴着很长的红标语。这是大会秘书长蔡和森精心布置的。标语大致是“工人小资产阶级联盟”、“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一类口号。这是以前未曾有过的新的宣传。

五大会议首先由陈独秀作政治和组织报告。他首先声明：“我把中央的报告分为两部分：政治部分和党的部分。报告涉及的时期是两年零三个月。因为很忙，准备得不充分，不能作详细报告，因此，首先请大家原谅。我只谈谈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报告共分11部分。”

其实这个报告已很够“详细”的，长达5个小时！那一大叠稿纸在他手中不时向前翻去。4月底的武汉，天气已开始升温，陈独秀汗流浹背，台下听报告的人也不断出汗。陈独秀虽长期生活在南方，但武汉这个有名的“火炉”，也使他热得难受。不过，他出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边作报告，一边又担心这份报告通不过。因为会前就已有有人在指责他的右倾错误，大会主席团成员大多是与他意见相左的人。

这个报告至今还没有发现中文的原件，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从俄文本翻译过来的，译成的中文也有几万字。

陈独秀报告的基调仍是右倾。他没有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也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和政策，而只是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了一些错误的主张。

报告认为，对“中山舰”事件所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是正确的，是由于力量不足和党没有适当的准备而引起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是不能够压倒蒋介石。”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是错误的，是“不懂得革命

的方法”。报告对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以后，勾结汪精卫分裂革命的阴谋认识不清，对小资产阶级由于动摇而开始追随反革命势力也缺乏认识。关于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认为土地革命的深入会影响北伐战争的发展，提出在打倒新旧军阀之后，再来进行土地革命的主张。关于革命发展方向问题，他认为帝国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东南各省的势力很强大，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应退到帝国主义影响比较薄弱、革命力量易于积聚的西北各省去。这就是有名的“西北理论”。

与会的许多代表对陈独秀的报告很不满意，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在大会中是碰着了坚决的反抗”。代表们纷纷发言，围绕他的报告，黄陂同乡会馆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瞿秋白的质问：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瞿秋白是陈独秀报告的激烈反对者，他对陈独秀没有作自我批评、毫无承担责任的作法很是气愤。

瞿秋白默默地抽着烟，沉思着。

第二天开会的时候，在每个代表的座位上，都放着一本瞿秋白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扉页上印着醒目而尖锐的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什维克主义》。代表们看到这个标题，发出了会心的笑声和议论声，会场终于出现了活跃的气氛。

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问题也提得明确：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权？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瞿秋白的小册子表达了党内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他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动力、前途、领导权、统一战线等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强调，无产阶级领导权要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努力争取才能得到，还要切实联合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他指出，五卅运动后，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同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妥协动摇进行斗争，

^{*} 选自唐正芒：《黄鹤如何去——中共五大纪实》，《党史博览》2002年第6期。

揭露国民党右派的面目，已使小资产阶级脱离了他们的影响；但是，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似乎被革命吓坏了，重新又去负荆请罪。于是，实际上形成这样一种景象：“我们将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手里夺出来之后，放在地上不管了，仿佛是两个奶娘争夺一个小孩子，新奶娘夺到了又不管，反去和旧奶娘讲和了。难怪小资产阶级之中，一部分消沉下去，一部分仍旧回到大资产阶级怀里。这客观上是出卖革命的策略。”

瞿秋白还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17例。他说：“将这些事实胪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

瞿秋白在这本小册子中还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必须掌握革命武装。他最后指出，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否则，第三国际不能容纳如此之孟什维克病的共产党，第二半国际早已因该病而死了，第二国际因为中国革命反对其主义，虽同主义而不敢要，第四国际也许因为我们得苏联之助而反对。如此，我们只好准备加入第零国际！

瞿秋白的批判，尖锐泼辣，旗帜鲜明，说服力强，而且英勇无畏，义无反顾，坚持到底。他说：“我将我对于党的意见，亦许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说出来。我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议主义。如果再不公开揭发出来，群众和革命就要抛弃我们了！我们不能看党的面子比革命还重，一切为了革命的胜利！”

尽管瞿秋白批评的语言有些尖刻，但他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代表们的赞赏，他的观点也得到许多代表的支持。然而，代表们越是支持瞿秋白，陈独秀越是坐立不安。他没有想到身体多病、书生气十足的瞿秋白竟早已作了这样的准备，一时愣了半晌，“真正要出一身冷汗”了。瞿秋白的小册子里虽只点彭述之的名，但陈独秀心里明白，实际上指的是自己。因为在五大预备会上，就已围绕陈独秀的报告发生了争论，一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恼火。预备会上的争论没有结果，陈独秀的报告也并未改动，瞿秋白心情十分沉重。现在摆在代表面前的小册子，其矛头所指，陈独秀十分清楚。

毛泽东的提案遭到拒绝*

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五大，他很重视农民问题，一直在为农民运动奔波操劳。参加会议前，他曾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邀彭湃、方志敏等各省农民协会负责人开会，议定了一个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泽东把这个方案提交大会，被大会拒绝了。陈独秀没有把它拿出来讨论。他认为此时解决土地问题，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左派内部新的纠纷，所以不予提交讨论。

毛泽东心情沉重。会间休息时，他独自出来散步，思绪万千。陈独秀看不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看不起农民运动，还跟着喊农民运动过火了，要抑制；所谓向西北去，这不是逃避土地革命吗？走着走着，毛泽东不经意地伸脚踢了一下鹅卵石路面上的碎石，最近几个月来的往事接连浮现在他的脑海……

北伐大大促进了两湖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村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遭到地主豪绅的咒骂、资产阶级右派的攻击，甚至连党的决议也说了不少有害于农民运动的话。毛泽东窝了一肚子火，他就不信这个邪：要到乡下去看看！回湖南一个多月的考察，使他耳目一新，赶回汉口后，立即向中央写考察农民运动的报告。

正月15日晚上，汉口的大街小巷响起了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远处不时传来欢庆的锣鼓声，天边升起了一轮皎洁的明月。毛泽东这才想起，今天是元宵节——完年的日子。熬了几个通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完成了。

陈独秀让《向导》刊了这篇报告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却不让登了。新到任的中宣部部长瞿秋白，一到汉口便读了毛泽东的报告。他对该报告十分钦佩和赞同，又为其被停止刊登而气愤：“这样的文章都不敢登，还革什么命？”他挥笔为报告写了一篇序言，要长江书局赶快排印出单行本。《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终于诞生了。

此后不久，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在武昌呱呱坠地。虽近在咫尺，毛泽东却未能及时去看新生儿子，直到杨开慧生产的第四天，他才抽空匆匆去看

* 选自唐正芒：《黄鹤如何去——中共五大纪实》，《党史博览》2002年第6期。

了一下。近来他太忙了，几天内，他就新添了几个关于农民运动的职务，如全国农协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持工作的常务委员等。

紧接着，从4月8日到5月6日，土地委员会召开了两次委员会、5次扩大会、4次专门审查会。每一次会议都讨论得热烈而详细，经常持续到深夜一两点。毛泽东往往成为会议发言的中心人物之一，讨论的问题大多为他所提出和阐述。

在这几次会议上，毛泽东一再力陈己见，强调解决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即要废除封建制，使农民得到解放，以“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这是解决武汉困境的惟一出路。而解决土地的中心问题，毛泽东认为应没收和分配土地。

可现在，陈独秀连将《土地分配方案》提交大会讨论也不允许，哪还有什么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希望呢？毛泽东茫然了……

想着想着，又到开会的时间了，毛泽东只得又怀着沉重而无奈的心情步入会场。

土地问题不能解决，农民就难于全力拥护和支持革命，挽救革命失败便无希望。毛泽东预感到一场劫难就要来临，而党的五大却不能改弦易辙，连自己的主张也不被陈独秀所理解。陈独秀原本是毛泽东心中的老师和楷模，眼下毛泽东却有些失望了。

在一个烟雨蒙蒙的日子里。毛泽东不无惆怅地独步于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昔日的黄鹤已一去不返，如今这里只有稀稀疏疏的游客过往。毛泽东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情不自禁地吟了一首词《菩萨蛮·黄鹤楼》，表达自己内心的惆怅和忧虑：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958年，《毛泽东诗词19首》由文物出版社刻印出版。毛泽东以批注解释了他当时写这首诗的“心潮”：“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

蔡和森、任弼时对陈独秀的批评*

批评陈独秀的还有蔡和森、任弼时等人。

蔡和森在五大的发言中，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处理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他以法国大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教训，来说明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地领导小资产阶级并克服他们的动摇。

蔡和森说，法国大革命中，小资产阶级政党不能领导，因为他们一见革命发展到高潮时，便畏缩后退，以致法国大革命失败。他又指出，俄国也是如此，其二月革命本是小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但一见工农的高潮起来，即畏缩而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妥协，以致二月革命破产。

根据这些经验教训，蔡和森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之动摇，说明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领导革命到底，取得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对于小资产阶级及国民党应采取坚决的领导态度，而不能尾随他们的动摇犹豫，做他们的尾巴。否则，我们的革命也将如法国大革命及俄国二月革命一样流产。但是，蔡和森也不同意把小资产阶级的危险看得过于严重，如彭述之等人一样，以夸大小资产阶级的危险，来为他们把五大拉回到继续走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旧路找借口。蔡和森的发言也坚决批评了这一实质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企图，强调了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必要性。

五大闭幕后，蔡和森又多次强调中央要作军事计划，要以暴动对付暴动，决不能作釜底游鱼，静候人家来处置我们，而要积极准备武力，以备万一。历史证明，蔡和森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

任弼时是1927年4月从上海来武汉并以团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出席五大的。

听了陈独秀的报告，任弼时同样不满意。作为38位签名要求发言人之一，任弼时的发言很是引人注目。

任弼时明确指出，陈独秀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是主动放弃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对国民党不敢批评而只是退让，是毫无独立的阶级政策。

* 选自唐正芒：《黄鹤知何去——中共五大纪实》，《党史博览》2002年第6期。

他还强调，陈独秀赞成“到西北去”的主张，是逃跑主义。

年长资深的陈独秀，压根儿就没想到这位年仅24岁的年轻人，作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会这么尖锐地批评自己！

五大闭幕后的第二天，1927年5月10日，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的任弼时，在武昌第一小学礼堂主持召开了共青团四大，会议贯彻了中共五大精神，同时继续批评了陈独秀。在这次会上，24岁的任弼时再次当选为共青团中央总书记。

五大开完了，而任弼时同陈独秀的争论还没完。6月下旬，任弼时起草了一份团中央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请陈独秀出席团中央会议展开讨论，并以质问的口气问：“为什么党中央隐瞒斯大林的指示？”陈独秀感到这班年轻人提出的责问确实太难回答了，于是以斥责的口气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的书记！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

任弼时又将《政治意见书》送到了党中央的会议上。陈独秀漫不经心地翻了一下，生气地说：“按他们的意见，只会给汪精卫制造借口。”说着，又将《政治意见书》撕碎丢在地上……

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

中共五大召开前夕，对中国共产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有3个人，即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罗易（1887-1954），全名马·纳·罗易，生于印度孟加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1926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会后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共特别代表。1927年2月到广州，4月2日到武汉。

罗易此行使命有二：其一，传达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精神；其二，以共产国际驻中国特别代表、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新的问题：一是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二是土地革命。

因此，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是罗易此行的一个重要使命。

* 选自唐正芒：《黄鹤知何去——中共五大纪实》，《党史博览》2002年第6期。



陈独秀作完报告后，罗易就开始讲话。在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报告中，罗易讲述了3个问题：1. 关于革命前途；2. 军队与革命的关系；3. 关于革命的基地。讲第三个问题时，罗易批判了鲍罗廷的“西北学说”，认为放弃东南革命地区而走向西北，这实际上是逃跑主义。

5月4日，罗易又作了题为《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主要是传达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会议精神，但也加进了许多个人意见。如关于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共产国际认为有些可能性，但罗易却强调为仅此一种可能性；关于土地革命，罗易也超出共产国际的要求，不顾武汉实际，强调应立即进行土地革命。

五大接受了罗易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观点，还接受罗易的建议，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因此，罗易对五大很满意，认为这是一次布尔什维克的大会，是一次胜利的大会。

然而，按毛泽东后来的说法，罗易只是“能说，而且说得太多了，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办法”。

鲍罗廷来华已3年有余，他早在国共合作之前，就已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他也是中共五大的重要人物。

鲍罗廷除抛出错误的“西北学说”外，在土地问题上跟陈独秀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差异。他们都不主张马上搞土地革命，而要先北伐，与冯玉祥部会合，打通苏俄通道。这就是所谓“先扩大革命，然后才能深入革命”的理论。罗易观点明显不同，他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通过土地革命，巩固两湖根据地。这实际上是先深入革命，后再扩大革命。

他们的意见各有偏颇，可以说都没从当时实际出发，也都提不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因而由他们指导的五大，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评价他们说：“客观地说，罗易是个蠢货，鲍罗廷是个冒失鬼。”这个评价不无道理。

在五大上，陈独秀虽然遭到了代表们的激烈批评，但仍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五大是在革命紧急关头召开的，它虽然没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但作为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它还是在多方面有过贡献：

五大较全面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这在过去党的会议上还无先例。它为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结束右倾错误，奠定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基础；

五大批判了彭述之的“天然领导权”思想，明确肯定了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并提出了一些措施，在较大程度上弥补了四大在这方面的严重缺陷，使党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五大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正式的、完整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为后来的土地革命实践做了认识上的准备；

五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对党的组织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另外，五大为革命选拔了一大批栋梁之才。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及中央领导成员，是八七会议的重要组织基础，是“目前情况下尽可能好的领导”。这是五大对党的组织建设的又一贡献。